



【环保中国·自然生态美文馆】

# 从乐园飞往乐园

主编◎马国兴 吕双喜



CONG LEYUAN FEIWANG LEYUAN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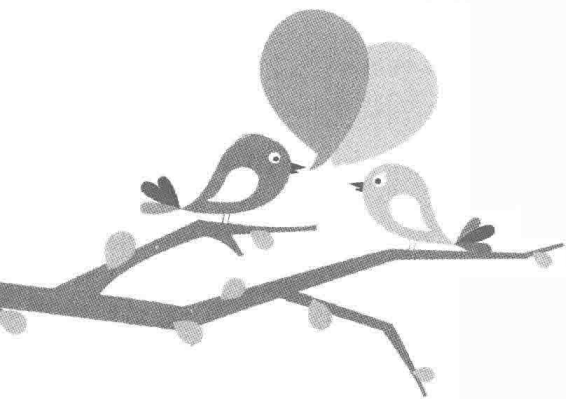
郑州大学出版社



【环保中国·自然生态美文馆】

# 从乐园飞往乐园

主编◎马国兴 吕双喜



郑州大学出版社

郑州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从乐园飞往乐园/马国兴,吕双喜主编. —郑州:  
郑州大学出版社,2015.6  
(环保中国·自然生态美文馆)  
ISBN 978-7-5645-2286-5

I. ①从… II. ①马…②吕… III. ①小小说-小说  
集-中国-当代 IV. ①I247.8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097880 号

郑州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
郑州市大学路 40 号

出版人:张功员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辉县市伟业印务有限公司印制

开本:710 mm×1 010 mm 1/16

印张:13

字数:194 千字

版次:2015 年 6 月第 1 版

邮政编码:450052

发行部电话:0371-66658405

印次:201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---

书号:ISBN 978-7-5645-2286-5

定价:28.00 元

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向本社调换



## 序

在当下的文学大家族里,一些具有良好文学潜质的小小说作家,在经过多年的创作实践后,不仅在掌握小小说文体的艺术规律上愈加稔熟,能在字数限定、结构特征和审美态势上整体把握到位,而且在创作上有意识地思考,即在选择题材、塑造人物和表现形式上,也彰显出个性化的自觉追求。

比如,小小说作家在自然生态题材领域的探索,就为这个新兴文体的良性生长注入了鲜活的元素。

作家首先是一个人、一个公民,不能丧失人类良知和社会使命感。同理,作家首先是自然的一分子、自然的儿女,不能丧失生态良知和自然使命感。在愈演愈烈的生态灾难危及整个自然、整个人类之存在的时期,众多的小小说作家,以自己艺术化的作品,直面不断恶化的生态现实,反思人类陈旧的思想观念,赢得了读者的尊重与喜爱。

《环保中国·自然生态美文馆》丛书,集中展现了小小说作家以独特的艺术形式,探讨具有普适性的自然生态思想问题。

蔡楠的《行走在岸上的鱼》,传导多层面的文化信息,以诡异的题旨、唯美的笔调、梦幻一般的结构、强烈的批判意味,不动声色地解构现代文明在提升人们生存质量的同时,囿于人类无节制的欲望,正在把难以负重的大自然,一步步挤压得窘迫无奈,连鱼儿也出水逃逸。在作者眼里,什么都是可以变异的。所谓文明也是一柄双刃剑。人既可以用自己的聪明才智,创造出征服自然的硕果,当然也可以滋生为一种贪婪无度,来吞噬掉人类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家园。

申平的《绝壁上的青羊》,注重象征手法的使用和宏大主题的有效表达。作者写一个农民为给儿子治病,不惜铤而走险到绝壁上去猎杀青羊。青羊本身就非常弱小,被人类和猛兽逼上绝壁;而农民同样作为弱势群体,因为

看不起病而被逼上绝壁打猎。这两个弱势代表在绝壁上相遇，最后农民发现青羊怀孕而不忍心杀害它。农民最后挂在绝壁上，远远望去就像是一只青羊。这种象征意义远远超出了作品的主题本身，形成了一种非常形象而强大的冲击力。

非鱼的《荒》，结构奇崛，题旨宏大，语言叙述张弛有致。作者把政治、社会、人生、环境等重要元素糅合在一起，反诘着振聋发聩的古老命题。一种精神上的空虚几近令人崩溃，无处可遁。在不到两千字的篇幅里，作者以犀利的笔锋，剖开社会生活的截面，以清晰可鉴的年轮印痕，折射出人类进化史的缩影，也是小小说“微言大义”在主题指向上的鲜明体现。

安石榴的《大鱼》，立意高远，结构精当，叙述从容，留白余响。人类的文明进步和大自然的原始形态能否和谐相处，一直是一组被反复拷问的矛盾。人应该靠自律和品行的升华，才能为这个世界乃至自身带来福音。不仅仅是“打死也不说”，而且是“打死也不做”。作品的叙述不疾不徐，流淌诗意，故事情节虽呈跳跃性，表述起来却十分工稳内敛，环境、人物、气氛与题旨恰如其分地糅合在一起。

袁省梅的《槐抱柳》，以诗意的语言、不断变换的视角，描写了一位与恶劣环境抗争的老人。作者笔下倾注了全部温情，把忧心和倔强、淳朴和狡黠表现得淋漓尽致，艺术地展现了生活的真实性和人物的典型性。这里，人与自然之间相互关照的理想主义思绪在鼓荡，成为一种诉求。人如此，树如此，一个村庄如此，一个民族巍然亦是如此。于是老人与树融为一体成为一种寓意、一种象征。

此外，孙春平的《老人与狼》、陈毓的《假若树能走开》、刘建超的《流泪的水》、刘国芳的《但闻人语响》、夏阳的《好大一棵树》、曾平的《村子》、何晓的《一个人的古树名木》，等等，这些代表性作家和优秀作品所折射出来的才华，以及对社会、人生、文学的深层理解，即使和从事别样体裁写作的同行比较，也不逊其后。

阅读这些以美感丛生的语言质地表达出复杂含义的佳作，不由得让人产生深层思考：

人类自鸿蒙初开，一路走来，整天把“征服自然，改造自然”的口号作为自己骄傲的旗帜，而今数千年过去，人类社会似乎是愈加趋于高度文明了，可扪心自问，由于携带着人性的丑恶和私欲，我们在栽种绿树鲜花之时，还注入了多少蒺藜的种子使我们自吞苦果？

农药使田野的鸟儿濒临绝迹,污染的江河不再清澈,一个巴掌大的山塬桃林,竟能成为方圆百里的风景名胜。在几乎是钢筋水泥构成的环境里,人类还能为孩子们谱写鲜活的童话吗?

在急功近利地提升物质生存指标时,如果不铲除贪婪、掠夺和占有的毒瘤,社会生活必然滋生浮躁、罪恶和恐惧,人类自己的灵魂将在哪一片净土上栖息?

显然,只有推行环境保护和修复心灵的工程,天、地、人才能和谐相处,世界才不至于畸形和扭曲。每一个人都是自然生态的接口,自身的积极努力必会促使自然生态的提升,谁也不要看轻了自己。

是为序。

杨晓敏

2015年1月



# 目录



|         |      |     |
|---------|------|-----|
| 冬季      | 杨晓敏  | 001 |
| 清水塘祭    | 杨晓敏  | 004 |
| 围狼      | 申平   | 019 |
| 狼财      | 申平   | 022 |
| 人威      | 申平   | 025 |
| 缝山针     | 非鱼   | 028 |
| 荒       | 非鱼   | 031 |
| 水库边的芍药花 | 非鱼   | 034 |
| 会跳舞的大花蛇 | 钟法权  | 037 |
| 那片湿地    | 钟法权  | 039 |
| 岩羊      | 钟法权  | 041 |
| 蝴蝶哭了    | 非花非雾 | 044 |
| 少女与狼    | 侯发山  | 047 |
| 猎人和野狼   | 侯发山  | 050 |
| 小河水清清   | 孟宪歧  | 053 |
| 傻子的村庄   | 孟宪歧  | 057 |
| 根雕王     | 邵孤城  | 061 |
| 车站鹰雕    | 谢友鄞  | 063 |

|         |     |     |
|---------|-----|-----|
| 复仇的牙齿   | 许 行 | 066 |
| 墙壁上的微笑  | 张玉玲 | 068 |
| 去看一朵雪花  | 张玉玲 | 071 |
| 向往一千年后  | 张玉玲 | 074 |
| 从乐园飞往乐园 | 蔡 楠 | 077 |
| 王蘑菇种树   | 蔡 楠 | 079 |
| 老狐      | 刘立勤 | 082 |
| 老狼      | 刘立勤 | 085 |
| 海狼      | 相裕亭 | 088 |
| 死结      | 相裕亭 | 091 |
| 草龟的灵魂   | 杨小凡 | 094 |
| 改造我们的器官 | 朱 宏 | 097 |
| 猎鹿绝技    | 余显斌 | 100 |
| 骆驼泪     | 吴旭涛 | 103 |
| 干娘树     | 杨汉光 | 106 |
| 两只孢子    | 徐建英 | 109 |
| 父亲和他的猎狗 | 徐建英 | 112 |
| 教训      | 韦延才 | 115 |
| 红狐狸     | 王彦双 | 118 |
| 亲爱的羊    | 陈力娇 | 121 |
| 胜利      | 陈力娇 | 124 |
| 盲鳗的盛宴   | 荒 城 | 127 |
| 死亡的姿势   | 荒 城 | 130 |
| 乡间稻草人   | 刘会然 | 134 |
| 龙过河     | 唐丽妮 | 136 |



|         |     |     |
|---------|-----|-----|
| 鹰的故事    | 凌鼎年 | 139 |
| 河鱼      | 乔 迁 | 142 |
| 古松之死    | 朱红娜 | 145 |
| 一山丹桂    | 龙会吟 | 149 |
| 麦粒金黄    | 刘怀远 | 152 |
| 白鸟之死    | 孙玉亮 | 156 |
| 你看你看这蜂鸟 | 戴 希 | 159 |
| 一只鸭的飞翔  | 田洪波 | 161 |
| 大眼      | 王贺明 | 164 |
| 谁家的清潭   | 文 立 | 167 |
| 逃进河里的鱼  | 张雪芳 | 170 |
| 捕鱼      | 张 哲 | 173 |
| 对不住那家狼  | 李文海 | 176 |
| 森林历险记   | 毛毛虫 | 179 |
| 爬树的狮子   | 毛毛虫 | 182 |
| 野犬求死    | 毛毛虫 | 185 |
| 逃离狮群    | 毛毛虫 | 188 |
| 鬣狗寻家    | 张爱国 | 191 |
| 复仇的母象   | 张爱国 | 194 |

# 冬 季

杨晓敏

你围在牛粪火旁，百无聊赖的样子。分配到西藏最偏远、海拔最高的哨卡，你难免怨天尤人，愁肠百结。白天兵看兵，夜晚数星星，这个叫“雪域孤岛”的地方，毫无生气可言，一簇簇疏落的草茎枯黄粗硬，辐射强烈紫外线的太阳朝升暮落，点缀着难挨的岁月。

你的思绪只是一条倒流的小河，两个月前的军校生活，让你濯足在倒映着鸟语花香的碧波里流连忘返。你不愿想象未来，面对现实你无法跨越心理上的障碍，编织出彩色的梦幻。就像被哨卡周围林立的皑皑雪峰困住一样，你无法拔着自己的头发超越过去。

你懒洋洋地直起腰，被一阵阵吆喝声召唤出来。

士兵们在雪野里奔跑着，一派散兵游勇状。人群中间，跳跃着一头小兽，连续几天落雪，这只在哨卡周围时隐时现的红狐狸，终于耐不住饥寒，钻出来觅食了。哨兵一声呐喊，大伙儿出动了，偌大的雪野成为弱肉强食的战场……

你看见狐狸在一名士兵的怀中剧烈喘息着，肚腹起伏得厉害。大伙儿头上笼罩一团哈气，喊叫着围拢上来，露出胜利者的骄矜。

当时的直觉告诉你，它简直不是一头小兽，该是美的精灵呢！它的眼睛是幽怨的，蠕动的姿态是娇嗔的。红艳艳的毛皮多亮多柔软啊，仿佛一团火

焰正在燃烧……

士兵们击鼓传花般传递着狐狸。

“郎格搞的？一挨它，手上的冻疮就消肿了。”

“我说川娃儿，别吹壳子啦，它可不是你整天装在衣袋里的那个细妹，有恁乖？”

刚从哨塔上跑来的是个新兵，脸早冻得裂开了花，嘴唇的血渍使他不敢大声说话。他把狐狸贴在脸颊上，贪婪地抚摩一会儿，说：“都说狐狸臊，我怎么会闻到甜丝丝的味道？”

你平静地望着这一切，多少觉得有点无聊，面部的肌肉不时抽搐几下，从心里对他们说，这大概是自我心理平衡在发挥作用，冬季太可怕了。

不知何时，士兵们不作声了，只把目光齐刷刷地盯向你。那意思再令人明白不过地表达出来——杀掉狐狸，做条围巾什么的，让站岗的哨兵轮流戴它，或许对漫长而凛冽的冬季是一种有效的抗御。

四川兵从身上摸出一把刀，犹豫着递过来。

你看看刀，看看狐狸，脑海变幻出和氏璧、维纳斯以及军校池塘里那只受伤的白天鹅之类的东西。当你充分意识到这种思维的不和谐不现实甚至离题太远时，你在短暂的沉默中，唤起了自己姗姗来迟的恻隐之心。

四川兵手中的刀捏不住了，落地时众人的目光倏地变得复杂。有人“哼”了一声，用脚把雪花踢得迷迷蒙蒙——对你这个哨卡最高长官的犹豫不决和不解人意，表示出极大的蔑视和不信任。

你的腮帮子鼓胀几下，吞咽一口唾液，弯腰从雪窝里抠出那把刀。你再一次抬起头来，大家依然无动于衷。你只好试试刀锋，左手抓过狐狸，把它构造精美的头颅向上一扳，用嘴吹开它脖颈上飘逸的柔毛，右手缓慢而沉稳地举起刀……

狐狸本能地痉挛起来，恐惧中闭上那美丽绝伦的双眼，悠长地哀鸣一声，悲戚之至。

士兵们似乎被当头浇下一盆冷水，瞬间清醒了，几乎同一时刻，全扑了

上来,七八双粗糙的大手伸出来:“别……”

时间凝固了。脸上裂花的新兵,“扑通”一下跪在雪地上,抱住你的腿呜咽着说:“哨长,还是放走它吧,有它来这儿和我们做伴,哨卡不是少些寂寞、单调、枯燥,多些色彩吗?我……我情愿每晚多站一班岗,也不要狐狸围脖……”

你的思绪变得明晰,沉重地呼出一口浊气,爱怜地抚摩几下新兵的头,心里说,你也教育了我。尔后大吼:“起来!”手一甩,刀“嗖”地飞出老远。

狐狸蜷曲雪地,试探着抖抖身子,小心翼翼地在士兵们中间逡巡起来,待大伙儿让开一条路,便腾跃着向雪野掠去。士兵们目送一团滚动的红色火焰,没入辽远。

你强烈感受到,自己的灵魂涅槃过后,从此和哨卡结下不解之缘了。



## 清水塘架

杨晓敏

### 弯弯的绿界

我的故乡在豫北的获嘉、新乡和原阳三县的交界处，应属平原中的平原了。我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入伍离开故乡，至今已二十年了。故乡可爱，故土可亲，真正令我梦牵魂绕的，该是那一环像青萝带一样，镶在故乡裙边的一湾清水塘了。

不知从何年何月开始，乡人为保护村子的安全，由人力挖掘成“寨壕”。浅则一米，深则二、三米，宽十米左右。兵荒马乱的年代，如遇到土匪抢劫或其他险情，呼啦地吊起寨门。这种简易而实用的防范措施，宛如护城河一般。我记事时早没了寨门，路口处的水塘由涵洞相通，水多了任它从路面上漫过去。整个村子的地形南高北低，偶尔大雨滂沱，满塘儿乃至满街里水波漾动，向北边蜿蜒流去。这时候塘里的鱼儿、泥鳅和蝌蚪们钻进来，逆水而行，在浅浅细流里穿梭，处处可见。我和我的伙伴们光着脚丫子，踩着飞溅的水花儿，追逐那些活泼可爱的小精灵，别有一番情趣。

清水塘常年不枯，绿水涟涟，水量随季节发生变化。塘两边有水柳、苦楝、刺槐和茅草，仿佛小小的防风林。20世纪60年代，我度过了四岁至十四

岁的少年时代。混沌初开,尽管周遭世界曾经几度沧桑,饱经忧患,我仍能够在宽厚得能包容一切的故乡里,在父老乡亲的庇护下,睁着亮晶晶的眼睛,把欢乐和幸福、思索和憧憬,播植在人生启蒙的旅途上。

有清清的一泓水塘作证。

满塘儿蓬勃茂盛的芦苇、蒲条,一溜儿过去,构成景色宜人的风景区。还有一种节生的水草,我至今也不太叫得上名字。它稀疏错落地点缀其中,每节犹如长长的小葫芦,泛着粉红的颜色,风摆杨柳似的扭动美人腰。田田的荷叶,层次分明,遮住水面上的杂草和苔藓。时有顽皮的鱼儿,炸起一簇脆响,跃上紧贴水面的荷叶儿,闪一团白光,又匆忙蹦入水中,漾起一串串水旋儿,影儿没入草底。浓荫下,塘边儿,满目青翠。树上鸟儿啼啭,水中鱼儿跳跃,该是人类寻觅的天籁了吧。

许多年后,我才从一本书上,读到这样一个故事:

一个阔佬问渔人:“你怎么把钓竿插在塘边,悠闲地睡大觉呢?”渔人回答:“不可以这样吗?”阔佬说:“你应该不停地钓鱼,多挣钱。”渔人说:“多挣钱干什么呢?”阔佬说:“你有钱了,可以像我这样享受生活呀。”渔人问:“睡觉和散步,你觉得哪样更闲适呢?”阔佬无奈,只好回答说:“当然,睡觉的确是美好的。”渔人说:“你说得对,我已经像你所说的那样做啦,你不觉得是吗?”阔佬无语。

假若我们排除渔人思想中的懒惰因素,如果能够随意地度过一个轻松、恬淡的人生,不也是一种理想的境界吗?许多年过去了,也许是我经历过太多的坎坷和奔波,觉得太疲倦的缘故,每每总想起故乡的清水塘。现代人的物质生活,令人眼花缭乱地变化着,人的欲望还有什么不能满足呢?你还希望拥有什么呢?试问,你能拥有一片属于自己的静谧的氛围吗?每当我回忆起童年的欢乐时光,梦里都要陶醉几回。

尤其雨后新晴,一时塘满为患,水漫金山似的,荷叶儿面临灭顶之灾,那副摇摇欲坠的模样,让人陡起无穷怜意。待水势骤下,满塘儿又沐浴一新,景色依旧。盆儿大小的荷叶上,托起蓄积的些许雨水,折射出粲然的光彩。

一阵风掠过，荷冠倾斜，积水次第抖动滑出，满塘的击水声，随风远逝，哗啦哗啦地倾入水中。我猜想，大珠小珠落玉盘的诗句，必是由此景吟成。

十岁大小的童稚，自然是少年不识愁滋味，塘边儿流连忘返，无形中被一种诱惑导引着。一条大鱼的穿梭，一只青蛙的跃入，一条水蛇的蓦现，你喊不出声来却按捺不住突突的心跳，独自沿着杂草丛生的塘边儿溜达，平添了几多探险的勇气。

## 夏日的诱惑

春暖花开时，故乡的清水塘里，一夜之间，变戏法儿似的会冒出青黄的莲角、芦尖和蒲条来。乍出水时仿佛一派刀枪剑戟，尔后一天天舒展出各自的独特模样。水鸟栖身，蜻蜓迷恋，塘边的草丛中蚱蜢蹦跳，清水塘又开始展示自己的魅力了。

由于先辈家境贫寒，父母均不识字，让我五岁入学，自有其良苦用心。如遇星期天节假日，下地挣工分吧，生产队嫌小，父母亦不忍心，家务又轮不到我做。去塘边儿玩耍，成为第一选择。塘边儿有牛犊儿羊羔儿啃草，时而把蹄子踏入浅水里，探头去咬鲜嫩的芦尖。我玩累了，会把书包枕在头下，仰卧在草坡上，一只腿曲蜷在另一只腿上，口里咀嚼一枚小草棒，让白云托起一环环天真的彩色梦幻，荡得远些再远些。回家路上，拧一管柳笛，哇哇地吹奏唢呐般的曲调；切一片芦叶，模仿啾啾的鸟音；顶一张荷叶，挖两个眼洞蒙在头上。谁说我不是天下最惬意的少年呢！

炎炎的夏日，清水塘无时无刻不荡漾在故乡人的心田。我们那儿把午间休息叫“歇晌”，不安分的青壮们，吆一声：“咱们去蹬藕吧。”即刻会呼啦起一群，“扑通扑通”地下塘了。在水中既可避暑，又可调剂生活节奏，何乐而不为呢？一般都从淤泥松软的地方下水。蹬藕人一手扣着一茎莲藕，用一只脚丫尖儿凭感觉向污泥里搜寻，脚脑并用，着实有一种令人心旷神怡、奇妙无比的况味。塘边儿观者一溜儿助阵。满塘的蹬藕人，像鱼漂似的在水

中耸动,漾起的一圈圈涟漪相撞。在蹬藕过程中,每个人从面部表达出来的怪姿态,天然一幅滑稽图。一会儿有人捏着鼻子没入泥水里,咕嘟嘟冒一串气泡。出水时猛甩一头泥浆,抹一把面颊,手中便舞动一挂雪白的藕节来。“嘿!接住!”藕节飞向岸上,引来一阵忙乱、一片啧啧的赞叹。不会蹬的,尽是小藕和断节,得到的是嘘嘘的嘲弄。

大概是七八岁的那年,我第一次下水塘里蹬藕,非但一无所获,还引起一场虚惊。因为蹬藕是一项挺讲究技巧的劳动,脚爪子要不停地在淤泥中小步移动,才能成功。倘若不小心把莲茎踩断了,脚下便失去依据;如果中途换脚,又不容易找到位置,只好宣告报废,另觅新穴了。踩得不到位,速度太慢,则成效甚微。我初入此道,竟连连告败。更为糟糕的是,我的腿肚子上被带刺的莲茎挂破了,隐隐渗出血丝来。我沉浸在初次蹬藕的亢奋、欢愉中,有点忘乎所以了。后来觉得腿肚子痒痒的,伸手在水里摸了一把,感觉滑腻腻的,内心一阵恐惧。顾不上已蹬到的藕节,匆忙到塘边一瞧,禁不住哇一声哭了。腿肚上的伤口处,紧贴着一条雄赳赳的大蚂蟥。我一把没捏下来,眼见得它已钻入肉中一大半了。大人常讲,大蚂蟥能顺着血管,钻到人的身体里生存,慢慢地把人的血吸干。这是多么可怕的后果,人还能活吗?大人说唯一的办法是,一旦发现它尚未完全钻进肉里,便抡圆鞋底狠命打它。人要咬牙忍住痛苦,直到把它揍得自行退出来。我嚤嚤地抽泣着,抓起鞋子便抡了上去。

这时候,一直蹲在塘边凑热闹似的看我蹬藕的邻居爷爷趑过来,扬手挡住我的胳膊。他慈祥地用烟锅敲了一下我的头,讥笑道:“傻瓜蛋,恁笨!”他按我坐下,折一草棒从烟锅里剜出一团污黑的烟油,三两下涂抹在蚂蟥身上。只一瞬间,奇迹发生了,正拼命吸吮血液向肉里钻动的蚂蟥开始痉挛,缩卷着身子从我腿上掉落,继而失去知觉不再蠕动了。

爷爷望着我怯怯的、疑惑的眼睛,告诉我说:“蚂蟥吸血,但钻不到人身体里。用鞋底打,是大人怕孩子下塘玩水,弄出事来,编出来吓唬人的。现在懂了吧,我可是再也哄不住你了。”





从此,我不再惧怕蚂蟥,对大人们说的话,也时不时在脑海中打个大大的问号。

## 苦乐年华

我家的南边,有一片不太规则的南窑塘,约有五六十亩大小。不知从什么年代起,村里在此处建窑烧砖,就地挖土,逐渐掘成一大块可观的低洼地。雨水日积月累,形成全村最大的清水塘。即使在干旱的冬季,塘边儿水位骤降,南窑塘的西南角,仍有一带深水域,凝结着一层薄薄的冰片儿。南窑塘名扬乡里。

南窑塘给故乡带来的欢乐,绝不仅仅限于夏季。它犹如一个聚宝盆,对钟情于劳作的人来说,清水塘会毫不吝惜地奉献出它的宝藏。秋末冬初,落叶萧萧,在一派朔风肃杀中,荷叶儿残败凋零,芦花儿被风吹散,蒲条儿东歪西倒,水鸟也迁徙。随着农闲的到来,塘边儿陆续多了挖藕人。

在泥塘里挖藕,本是一道讲究的工艺,懒汉永远不会精于此道。关键在于,掏了力气,能否有所收获,这也是对自己判断力和灵性的一种验证。冬季的塘边儿早已是一片狼藉,莲茎看不见,下铁锹时往往没有目标可鉴。有时挖了半天,累得通身是汗,依然寻觅不得一星半点的藕边儿。泥塘里的芦根、杂草等,硬拉软扯,像搅拌在混凝土里的钢丝一样,使铁锹不能灵活自如。连换几个地方,弄得泥浆沾身,只得哀叹运气不佳,苦笑作罢。所以,明知塘有藕,不愿下泥池的大有人在。

我的五伯父则不然。他骨瘦如茎,颇长的身子略佝偻些。在塘边儿走动时,他喜欢把铁锹横在身后,用两只胳膊弯紧,那姿势显得很潇洒。当那双微眯的小眼睛睁开时,亮幽幽的,精气神很足。溜着溜着待他把铁锹向下一插,莲藕似乎就聚集在箩筐大的泥坑中了。哪怕是别人挖剩的闲坑,五伯也能挖出大藕来。我常去看五伯挖藕,以为那是一种享受,高明的魔术师,也不过有此本领,何况五伯是真功夫。他横背着铁锹在前面走,我提着小箩